

光辉的榜样

——越南南方解放军战斗故事



1
6
2

光輝的榜樣

越南南方解放軍戰鬥故事

岱學根基譯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上海

VÀI MẪU CHUYỆN VỀ QUÂN GIẢI PHÓNG MIỀN NAM

本书根据越南人民軍出版社 1964 年版本譯出

封面設計: 何和一

光輝的榜樣

书号 10115

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

(上海船興路 74 号)

字数 95,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4 $\frac{1}{2}$

1965 年 9 月上海第 1 版 1965 年 9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

定价 (2) 0.30 元

洪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原 序

我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已经进行了整整十年^①。在这十年中，我国人民，特别是南方同胞，坚决粉碎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妄图长期分割我们祖国、把我们祖国变成扩大侵略战争的军事基地和新型殖民地的阴谋。

斗争的形势每时每刻都在发展着，它是无比的艰巨，也是无比的英勇。在敌人穷凶极恶、难以言喻的压榨和迫害下，我们南方同胞开始时进行单纯的政治斗争，后来逐渐把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紧密结合起来，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正如胡志明主席在特别政治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越南人民越战越强，越强越胜；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则越战越败，越败越窘。”

从我国南方同胞英勇的斗争中，越南南方解放军也随着诞生，而且不断壮大。南越解放军是革命的军队，从人民中来，为人民而战斗。南越解放军高高地举起无比英勇的旗帜，和人民并肩作战，屡建奇功，在越南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南越解放军是革命的军队，他们不仅是勇敢无畏的战士，而且也是生产的能手和杰出的群众工作者。他们生活在人民之中，得到人民的爱戴。在解放军的历史上，除了满载着辉煌

^① 指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四年。

的戰功之外，他們在生產上、群眾工作上獲得的成就也令人贊嘆。

今年是我國人民為爭取祖國統一而鬥爭的十周年，我們認為出版這本小書是有意義的。我們相信，這一本根據越南南方解放通訊社的資料和從南方頻頻傳來的捷報而編寫成的《越南南方解放軍戰鬥故事》，能夠幫助讀者了解這支英勇軍隊的點滴事跡。

這本小書肯定不能滿足讀者的要求，但我們希望這些故事將和其他的作品，特別是象《南方來信》一類的作品，幫助讀者進一步了解南方同胞偉大的和必勝的革命事業。

越南人民軍出版社

目 次

原序	1
----	---

在最初的日子里

我們有了枪啦!	1
举起刀来, 豹子就怕你!	3
“母枪”	6
最初繳获的两挺美制机关枪	9
蛇菩粉	13
我們的新机枪	18
会見同奈的战士们	20

解放軍战士

踊跃参军	29
成富的新战士	35
解放軍女战士	39
十天	43
让我来赔偿吧	49
我們的指揮員	51
神枪手	55
歼灭装甲車的勇士們	57
歼灭直升飞机的能手	60
我們的营长	64

三勇士·····	69
攻克崗楼·····	70
三斧·····	72
奠玉乡七勇士·····	73
奇襲“京都电影院”·····	76

战斗的英雄 生产的能手

边战斗 边生产·····	79
依陀同志·····	83
生动活潑的文艺活动·····	87
X部队团支部的活动·····	89
軍医大夫的一日·····	93
光荣的称号：吉隆滩营·····	95

光輝的榜样

前抗战人員·····	102
战斗到底·····	104
独脚英雄·····	106
舍身誘敌的英雄·····	108
立石乡的虎胆姑娘·····	111
儲文措——南越的潘庭灼·····	113
瞿正瀾式的英雄·····	118
活枪架·····	119
巴德女游击队員胡氏云·····	122
独臂英雄·····	125
铁架战士·····	130

在最初的日子里

我們有了枪啦！

阿松是堤岸省德和县的一个年青干部。由于美伪集团一次又一次地制造血腥的所謂“控共”运动，这一帶乡亲们被杀害的不下一万人之多。不少前抗战人員被敌人砍头、剖腹。在奎巴一带，敌人更使用了灭絕人性的酷刑，他們把抓到的前抗战人員活埋在水田里，只让他們的头露出地面，然后赶着套了铁犁的牛，在水田上拉过来，拉过去。那些被害的革命者在尖利的铁犁下，有的下巴被耙掉，有的脑袋被拉碎，鮮血象泉水般涌出来。那班穷凶极恶的魔鬼們，坐在田埂上，一边看一边拍着手呵呵大笑。阿松和一些弟兄們幸而沒落入敌人的魔爪，他們聚集在一起，在一九五九年底成立了省的武装宣傳队。

在敌人“扫蕩”的日子里，阿松靠着革命基层組織的保护，才能摆脱他們的魔爪。L. T. 乡有一位名叫鼎的大伯，每当阿松被敌人追捕的时候，这位大伯总是千方百計让阿松躲藏在早就替他挖好的秘密地洞里。

不少个夜晚，鼎大伯和阿松坐在田边的鵲腎树丛里，低声地交談着。有时，鼎大伯会对阿松这样說：“老弟，你看咱們該怎么办才好。老是象現在这样，怎能活得下去呀！……”

這一陣，同志們對武裝自衛隊的看法已經一致，同時上級的指示也已經貫徹下來了。有一次，阿松負責回來和基層接頭。他把新領到的手槍藏在腰間，來找鼎大伯商量有關成立武裝自衛隊的問題，心里感到無比的興奮。

阿松跟鼎大伯談了幾句，還問了他的家庭和鄉親們的一些近況，忽然發現鼎大伯今天的心情特別高興。在吃飯的時候，他老是笑嘻嘻的，還不時把碗筷放下來，捋着胡須，好象想起了什麼非常得意的事情似的。那天，鼎大伯家里也顯得喜氣洋洋，跟往日完全不同。

擺飯菜的托盤剛剛拿走，阿松還坐在那兒喝茶，鼎大伯忽然站起身來，繞到阿松後面，兩只手猛地抓住了他腰部那個突起的东西，哈哈地笑着說：

“噢！呵！我們有了槍啦，我們再也死不了啦！”

這完全出乎阿松意料之外，他還以為自己把槍藏得好好的，怎么也想不到會被鼎大伯發覺。他笑着問道：

“鼎大伯，您為什麼這麼說？”

“你有了槍，要是他們來抓你，你就可以抗擊了。你活着，我們也就死不了啦。你要我幹什麼，快快說吧。別忘了在抗戰期間，我也是游擊隊呀！”

阿松本想到這兒來找鼎大伯和當地的革命基層組織，向他們說明建立武裝自衛隊的必要性。可是，現在看來，這顯然已經是人民自己的願望了。因此，阿松越加相信：在敵人那種野蠻的、壓榨得令人透不過氣的制度下，只有武裝鬥爭才是人民唯一的生路。

举起刀来，豹子就怕你！

那一天，斜靄村的老大爷們給游击队出謀献策，协助他們击落了一架来搶夺耕牛的直升飞机。当天晚上，解放軍N同志就来向他們祝賀。

在联欢会上，乡亲们兴高采烈，一面唱歌，一面跳着富有战斗性、充滿乐观精神和生活气息的民族舞蹈。N看了，不禁想起不久前的情景。

那时候，N还是个武装宣傳队战士，到这个少数民族地区来向群众进行宣傳，号召大家拿起武器实行武装斗争。

为了等待机会，跟过去認識的斜靄村的老大爷見面，N在沿着通往坡地的大路附近的森林里已經等了两天。他深信，尙族同胞对美国侵略者和它的爪牙是深恶痛絕的，因此当村里的老大爷經過时，他有好几次想跑出来找他們談話，可是又怕碰見敌人的特务，那就糟了。两天来，他只吃了一点点木薯，餓得饥腸轆轤，实在受不住，竟昏过去了一两回。有一次，他等待的那位老大爷走过他的前面，他想冲出来，但一瞧見老大爷后面还跟着好些人，他又只好靜靜地躺着不动。

尽管这样口渴腹饥，但他还是坚定地、耐心地等待着。那天傍晚，老大爷从山坡上走回来，真幸运，这一次只有一个小姑娘在他旁边走着。

N从路边的树丛里跳出来，輕輕地喊了一声：“老大爷！”

老大爷吓了一跳，但他一认出是 N 时，便喜出望外地說道：

“干部同志，你从哪儿来啊？”

可是，老人家不等回答，就急急忙忙把他拉进树林去。等到走进密密的树林深处，才停下来問道：

“干部同志，你肚子餓不餓？”

“肚子餓，可是遇見您老人家，就不餓了。”

老大爷点点头，跟小姑娘低声說了几句話，小姑娘看了 N 一眼，就飞也似地跑开了。

“同志，你有什么事快說呀。过一会，依敏就会把东西拿来給你吃了。”老大爷又說道。

N 問过老大爷和乡亲们的生活，又探詢了一些美国鬼子和伪軍們的情况，最后，才征求老大爷的意見，要求他去找寻武器来打击美帝和他們的走狗。老大爷回答：

“同志，不但我自己，就是乡亲们也都非常愿意这样干。树林里的树木长不高，是因为它們的身体受到了束縛。你要是害怕，逃跑，老虎就追你；你举起刀来，豹子就怕你，就不敢向你扑过来。”

就这样，这一带的基层組織又重新建立起来了。老大爷号召乡亲们同心协力，起来鏟除恶棍，击退来“扫蕩”的伪軍。乡亲们安装了許多弓箭、长矛，布置好“飞石”。每次敌人来“扫蕩”，都得在斜靄山上留下不少枪支和尸体。漸漸地，他們也就不敢再来了。

敌人虽然被赶走了，但是饥饿还經常威胁着乡亲们。不久，N 又来探望乡亲们，老大爷留他吃飯，說是吃飯，其实只有几碗掺着几粒米的菜粥。N 喝着粥，觉得一点儿也沒有咸味。当时部队里也缺盐，常常用草灰来代替，但每人每月还能分配到一小撮。他看到老大爷和依敏那因长期缺少盐吃而浮肿的

面孔，心里非常同情他們的处境，决定把隨身帶的一份盐送給他們。老大爷一再推辞，但他还是坚持要送給他們。最后，老大爷只好勉强接受。他把盐先分給家人和 N 每人一粒，然后細心地把其余的盐包好，藏在屋頂上。N 看到这种情况，决定向上級汇报，建議部队进一步节衣縮食，把节省下来的粮食和盐分給乡亲们。

吃完饭，N 想到树林里去找些烟草。他看見老大爷屋子后面放着两只盖得很严密的大籬筐，揭开盖子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原来这里面装滿了大米和盐。

这时候，老大爷坦率地对他说：

“这些米和盐是我們留給革命部队的。乡亲们少吃一些不要紧，部队一定要有充足的粮食和盐，才能打敗敌人。”

听了老大爷的話，N 感动得不禁掉下泪来。他过去以为对斜靄村村民那种偉大的牺牲精神、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坚决抗击美帝及其爪牙的决心，有一些了解，但現在看来，还是远远不够的。

“你要是害怕，逃跑，老虎就追你；你举起刀来，豹子就怕你，就不敢向你扑过来。”說得对啊！对待敌人只能坚决斗争；如果抱着这样的决心，即使缺粮缺盐，也会逐漸克服的。眼下，斜靄村村民已有足够的砍刀和斧头进行生产劳动。他們积极生产，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斗争是非常艰苦的，但我們終于取得了胜利，敌人在西原地区留下了漫山遍野的尸体。随着我們的节节胜利，乡亲們的籬筐里，谷子和玉米越来越多，琴声、歌声也越来越响亮了。

“母 枪”

敌人的新仁碉堡由一排伪军驻守着。这是一个按照三角形布防的、相当坚固的据点，紧靠里面是一道围墙，中间隔着壕沟，外面又是铁蒺藜。可是，我们的武装自卫队决定依靠唯一的一支在鼎海战役中缴获的卡宾枪，攻打这个碉堡，夺取武器来装备自己。

自卫队的同志们做了许多各种类型的木枪，把它们抹得乌黑。到了晚上，他们到敌人碉堡周围去挖掘工事，还在一些战壕上架上了各种“重机枪”或“轻机枪”。布置停当，他们才拿出那支独一无二的卡宾枪来，打了几枪，就悄悄地撤退了。

这时候，武装自卫队的另一部分同志正在找群众商量，告诉他们如果碰到伪军，应该怎样跟他们谈话。

第二天清晨，到集上去的伪军比平日更多。他们遇见来赶集的大娘、大婶们，就挥手把她们喊来，争先恐后地探问道：

“六婶，昨晚越共来过了，是吗？”

“他们人多不多？”

“他们打哪儿来的？”

其中有一位好象和一个伪军有点亲戚关系似的老大娘，这时回答道：

“昨晚他们来的人可真多，带的枪也不少。他们临走时还特地叮嘱我们，别把这件事告诉据点里的人呢。”

“枪很多吗？是些什么枪？”

一位有些年紀的大嫂插進來說：

“嘿，有一些槍也不知道叫什麼名稱，三隻腳，有這麼高。還有一種，槍筒圓圓的，有屋柱那麼粗。那些炮彈才重得嚇人呢，他們生得身強力壯，可一個人只能挑兩顆，看樣子已够費勁的了。我說的這些話，你們可別告訴礮堡里的指揮官啊。趕明後天他們轉回來，知道是我們洩漏了秘密，准要責問我們，怪我們這些人多嘴多舌呢。”

“也不知道是些什麼槍，連從前胡伯伯在這兒駐兵的時候，我也沒見過這種槍！”老大娘又補充說。

偽軍們仔細听着，臉上全都露出擔憂的神色。

老大娘走近她那個遠房侄子的身邊，湊着他的耳朵低聲關照着什麼，其餘的偽軍都緊盯着她的嘴巴，象要猜測她究竟在說些什麼。

“听我說，昨晚上他們來把你們緊緊包圍了，正準備攻打的時候，多亏你姨父急急忙忙奔出來求情，請他們緩一緩再打。他們知道你們中間有不少是附近鄉親們的子弟，才同意等待一陣，動員你們全都回家以後，他們再來攻打。”

過了一個時期，一個月明之夜，我們的武裝自衛隊又開來了。跟着他們一起來的還有附近村里的一些青年。他們和上次一樣，帶着各種類型的槍炮，槍炮上面寫着很多標號。自衛隊連續挖了一個鐘頭的戰壕，然後把槍口、炮口一齊對准礮堡，向偽軍們喊話。

最近，不少偽軍和村里的鄉親們已有過接觸，他們表示願意給武裝自衛隊當嚮導，並幫助做動員工作。現在，這些偽軍把其餘的偽軍帶到礮堡高處，叫他們向四面看看，這時候才發現“越共”早已把礮堡緊緊包圍了，有些地方黑糊糊的看不清

楚，模样儿象是些什么枪炮。

話筒里发出的清脆的喊話声，在他們耳边鳴响。我們的武装自卫队在控訴美伪集团殘杀人民、搶夺老百姓田地等等罪状；号召伪軍向解放軍繳械投降，然后讓他們各自回家謀生。

伪軍們一面傾听着喊話，一面看着那越縮越紧的包圍圈。在响亮的喊話声中，他們互相商量着：

“象这样的枪炮，只要打几发，我們这个倒霉的新仁礪堡怕就完蛋啦！”

“用不着几发，只要打中一发，我們这伙人不就到閻王爷那儿报到去啦！”

“他們話筒里說的可也对呀！”

敌人指揮官三次下达命令，要伪軍坚守战斗崗位，可是他們仍旧一眼不眨地望着安有巨型“枪炮”的方向，豎起耳朵听話筒里的喊話，嘴里不住地嘀咕：

“指揮官先生，还是先听听人家說些什么吧！”

喊話声突然高揚起来：

“限你們在十分钟之內投降。各炮队先打几发警告他們！”

伪軍們听到警告，大家你推我拥，爭先恐后地躲进防御工事。說时迟，那时快，一些用洋铁罐和泥土等做成的“炮弹”立刻爆炸起来，发出惊天动地的响声。

这时候，做內应的伪軍連同其余的伪軍急急忙忙奔过去，把正在发号施令、准备頑抗的指揮官抱住。

伪軍們惊惶失措的神情，象傳染病一样，傳給了指揮官，他心慌意乱，但表面上还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伪軍們拉他，推他，一个个哭丧着臉苦苦哀求：

“指揮官先生，还是投降吧！”

“指揮官先生，你可要替我們想想呀！”

“指揮官先生，快点决定吧！”

“你就是不肯投降，我們也要把礮堡的大門打开！”

在偽軍們的催促、威胁下，指揮官只好投降。

就这样，我們的武装自卫队靠着唯一的一支卡宾枪，攻下了一个有一排多偽軍駐守的礮堡，并且繳获了三十多支各种类型的枪。

武装自卫队的那支卡宾“母枪”，就这样产生了三十多支包括輕机枪、冲锋枪和美国步枪的“子枪”。

最初繳获的两挺美制机关枪

我們这个排一共有十三支英、法等国制造的步枪、一支手提机关枪外加几十发子彈，一支冲锋枪連帶一夹子彈，还有一支从河底撈起来的沒有一发子彈的 F. M. 老式机关枪，它的样子象一把錫酒壶。除了这些武器，还有大刀、鋼制的地雷、尖桩板和几支螳螂枪。

我們的队伍成立才两个月，但已經連續进行了几次武装宣傳和小型战斗，粉碎了敌人的控制，巩固了自己活动的地区。有时候，队伍要在一天里和人数比我們多九倍、十倍的敵軍接触三五次。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三日，我們才打了第一次大仗。在討論这次战斗的意义的會議上，軍部首长同志對我們說：

“我們的部隊從成立到現在，只進行了一些基層建設的活動，還沒有沉重地打擊過敵人。在即將來臨的戰鬥中，我們的隊伍應當下定決心，要尽可能多地消滅敵人，拿敵人的武器來武裝自己。哪一位同志、哪一個小組奪到第一挺 F. M. 機關槍，省軍部將把適當的獎品頒發給他們。”

這一來，我們個個摩拳擦掌，興奮地把槍支、子彈擦得閃閃發光，把大刀磨得無比鋒利；還做了許多尖樁板，削了大量的尖樁。但我們排的主力武器、那挺 F. M. 老式機關槍還沒有子彈，不能發揮作用，這是最麻煩的事情。正因為這樣，我們軍火工廠最初成立的幾個工場里的工人同志，不得不點亮了汽油燈，徹夜不眠地為我們造子彈。他們埋頭銼呀，敲呀，焊呀，然後又拆呀裝的，千方百計地想在第二天清晨四點鐘替我們“生”出那梭寶貴的子彈來。

在通往前綫的行軍道路^上，我們隨着一位女交通員轉彎抹角地繞着各家院子走，拐過不少泥濘不堪的田地，還走過搖搖晃晃、滑得簡直象抹了油的小橋。儘管如此，那面藍底紅星的旗幟^①——我們省解放軍的第一面旗幟，還是飄揚在隊伍的最前頭，引導着我們前進。說也奇怪，路雖然滑，可是舉着大旗的 H 同志却始終沒有跌倒過一次。

我們來到了定水鄉，重新研究了地形，就把隊伍排成 L 形，埋伏下來。我們一共只有三十三個人，卻要和五十五個武裝到牙齒的敵軍搏鬥。那支剛得到工場弟兄們配備一梭子彈的 F. M. 老式機關槍，光榮地坐鎮在我們的正前方，只有一夾子彈的那支沖鋒槍安排在最後列，擔任着把敵人切成兩半的任務。估計槍一打響，敵人可能會利用的地方，我們都插上

① 指代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早期所用的旗幟，現在這面旗已改為半藍半紅，中間有一顆金星。